

文章之道必有正宗為百世之準準不得偏執一說以軒輕乎其間頌高者或失過難卑者或失失之易抑且描摹聲調掇拾形骸猶夫優孟之似教虎賁之類蔡而雷同沿襲之弊甚至貽咎乎古人則亦論文者之過也新城先生之論文也謂當近取唐宋而唐之文斷自退之宋之文斷自永叔又謂祖宋祧唐者為古文必宋宋必歐陽為其所不取其論若似乎相反然能出入乎唐宋而神明變化乎歐陽微先生之文莫與歸矣夫廬陵當五代之後闡明昌黎之絕學直足表裏揚馬佐佑六經

老泉蘇氏常舉韓子之文爲比又以爲非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則不尚其同可知已其曰紆徐委備往復百折未嘗失之易也其曰條達舒暢容與閑易未嘗失之難也然則宋文得唐之正宗者固應以歐陽爲準的儻不就先生之所近取而善會其所不取遂以萬吻之雷同爲廬陵口實毋乃與世所稱不讀唐以後書者均一矯枉過正之詞而豈先生爲文之旨哉先生之文如風水相遭乎大澤之陂無意於爲文而文之至者生焉時而爲唐時而爲宋時而爲歐陽要不能指其孰爲唐孰

為宋孰為歐陽則洵非唐宋歐陽之文而先生之
文也先生又嘗稱呂伯恭言文章之有序當序作
者之意哲不敏敢云能通知先生之意故前取先
生論詩之語以序先生之文今又取先生論文之
語以序先生之文凡以弟子之稟承其師說也恒
守之終身不變而況文章之正宗為百世之準的
者并非一家之私言也哉承學程哲拜手

原序

憶予髫時侍先文康公京邸執戟爲郎即喜從老輩諸先生遊逾壯官京師益得交海內名士大夫而一時名士大夫亦往往匿就予予最心折者得二人論文則鈍翁汪先生論詩則阮亭王先生其後宦遊四方三十年所見日廣交名士大夫日益衆而予所心折者終無逾兩先生乃歎天地雖大生才實難前代號稱文章大家代率不過數人有以也壬申秋予量移吳閫會鈍翁已前歿予爲敘其遺集行之已又合吾鄉侯朝宗方域寧都魏叔

子禧爲三家文鈔之刻頗行於世阮亭以書抵予
曰吾論文當不後汪魏吾所爲蟹螯尾集詩二卷文
八卷幸以鋟之梨且爲我敘予發篋讀之累晝夜
卒業則喟然曰予交王先生三十年塵大服其詩
耳今乃更服其文予固陋不足以盡王先生概如
是已先生詩久已重於天下知言者謂其爲詩波
瀾愈闊格律愈精變化愈極其致又引元氏序浣
花語以爲是詩家之總萃其說當已先生論文大
較原本經史斟酌唐宋不屑爲世之貌似廬陵者
而碑版敘事之文尤勝予以謂先生在 本朝卓

然爲一大家亡疑如東坡山谷之在宋遺山道園
之在元後世亦必以予爲知言非阿好也先是先
生之詩有正續二刻皆以漁洋名其集茲集又以
蠶尾名予常登元墓望太湖諸峰山僧指似所謂
漁洋山者離立七十二峰間其名勝不足當兩洞
庭而蠶尾山在兗鄆之竟小洞庭之中所稱遙望
湖中數羸隱現似又出漁洋下乃自先生名之二
山遂與太湖之莫釐縹緲東魯龜蒙鳧繹諸峰隱
然爭嶽崮崒屹於天壤地顧不以人重與予又聞
魯直常游灑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乃自號山

谷老人晚年過涪即又號涪翁先生名集之意儻
類是與康熙丙子臯月商丘同學弟宋學序

帶經堂集目錄第六編

蠶尾文集

卷一 序記

志壑堂集序

西堂全集序

芝廬集序

澹遠堂詩集序

誠齋詩集序

浮園詩集序

野香亭集序

梅氏詩略序

梅崖詩意序

晴川集序

半部集序

辛未科會試錄後序

新城縣新誌序

盤山誌序

唐宋四家詩選序

和蘇詩二集序

鬲津草堂詩集序

蒙木集序

蜀道驛程記自序

池北偶談自序

居易錄自序

國朝謚法考自序

西城別墅記

卷二 傳

張東谷先生傳

馬文毅公傳

御史梁哲次先生傳

有序

汪比部傳

惠顯傳

烈節馬淑人董氏傳

王烈婦傳氏傳

徐節母畢孺人傳

卷三 解 辯 記事 銘 尺牘

詩解 四則

苗時隸幽州辯

徐世溥武侯論辯

書傳國璽

書充墨

書縮頭道人事

書宋道人事

書亳州女子王氏事

幔亭弟結綠硯銘

答盤山拙菴和尚二首

答門人陳子文二首

答棲霞楚雲和尚二首

答唐濟武檢討二首

答秦留仙宮諭二首

答梁堦

寄門人襄陽吳別駕國峯

答韓太虛郡丞

答門人張力臣

答荆菴禪人

答拙菴禪師

二首

寄宋牧仲中丞

二首

寄尤悔菴太史

卷四

神道碑

墓表

墓誌銘

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少

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贈太保謚忠
毅孟公神道碑銘

誥封奉政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
耐翁吳先生墓表

田母張太恭人墓表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銘

中奉大夫整飭天津海防道山東按察司副
使韓公墓誌銘

誥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慕廬
葉公墓誌銘

二二九
敕封文林郎山西太平縣知縣前直隸棗強
縣縣丞行健趙先生墓誌銘

卷五 墓誌銘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文襄靳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王公墓誌
銘

承德郎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丘公
墓誌銘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王公墓誌銘

敕封文林郎望江縣知縣伊公墓誌銘

故孝廉馮君墓誌銘

卷六 墓誌銘 墓碣銘 墓輓志 塔銘 行實

霜臯先生墓誌銘

文學張君墓誌銘

文學太液三兄墓誌

紀母陳恭人墓誌銘

呂孺人孫氏墓誌銘

亡兒啓渾墓碣銘

二殤女墓輓志

法慶靈轡禪師塔銘

亡室陳孺人行實

卷七 跋

跋兩漢紀

跋曹全碑

跋真靈位業圖

跋長短經

跋杜詩

二則

跋白孔六帖

跋王建宮詞

跋權文公集

跋樊川集

跋白蓮集

跋大字麻姑仙壇記

跋撫言足本

跋唐闕史

二則

跋五王飲酪圖

跋吳越備史

跋武夷集

跋西崑集

二則

跋宋高僧詩

跋李泰伯集

跋趙清獻集

跋稽古錄

跋隆平集

跋東坡先生詩

跋清江三孔集

跋永嘉二劉集

跋東坡先生小字帖

二則

跋王魯翁篆

跋文昌雜錄

跋宛丘集 二則

跋雪溪集

跋世說侯鯖錄

跋侯鯖錄

跋西塘集

跋道鄉集

跋嵩山集

跋鐔津集

跋唐鑑

跋東觀餘論

跋元祐黨籍碑

跋嵩山碑

跋太平治迹統類

跋清暇錄

跋卻掃編

跋唐庚眉山集

跋陵陽集

跋郭祥正青山集

跋竹友集

跋葉石林建康集

跋晁子西嵩山集

跋盤洲集

二則

跋攻媿集

跋內簡尺牘

跋玉楮集

跋陸放翁詩

跋翠微南征錄

跋宋名臣奏議

跋兩漢刊誤補遺

跋文苑英華辨證

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卷八 跋

跋四朝聞見錄

跋揮麈錄 二則

跋江西詩派圖 四則

跋西溪叢語

跋蘭亭博議

跋歸愚集

跋安晚集

跋劉後村集 五則

跋王厚齋集

跋則堂先生春秋集傳

跋史邦卿詞

跋青瑣高議

跋姜西溟所藏唐搨十七帖

跋吳天章所藏宋搨樂毅論

跋宋史記凡例

跋句章集

跋吾汶藁

跋蛻菴集

跋聲畫集

跋牟氏陵陽集

跋禁扁

跋傅若金集

跋所安集

跋石田集

跋太虛集

跋玉堂嘉話

跋研北雜誌

二則

跋輟耕錄

跋安南國志

跋經禮補逸

跋元人雜畫

跋元故宮遺錄

跋始豐稿

跋邾世家

跋東海生集

跋泐季潭石刻詩

跋五經大全

跋革書

跋都玄敬楊君謙雜著

跋王文成龍岡漫興卷

跋霍韜集

跋天祿閣外史

跋童子鳴集

跋山居雜誌

跋朝邑誌

跋婁子柔古文

跋朱文恪誥命

跋錢宗伯嘉興高氏家傳後

跋黔書

跋論畫絕句

跋春秋集解

跋律呂圖說

跋李河濱書

跋通鑑紀事本末摘要

跋綿津山人詩卷

跋門人閻左汾印譜

跋門人陳子文裝潢小札冊

跋門人黃從生梅花詩

跋門人金穀似之官靈丘詩

跋自作米海岳研山歌後

跋禪警言

帶經堂集卷六十五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贈上

蠶尾文一序記

志壑堂集序

爾雅曰序緒也文籍之有序昉於書詩書不具論詩大序或謂作於孔子或謂作於子夏小序或謂作於子夏或謂作於衛宏或謂作於毛公伊川程氏斷以爲出於國史之筆而鄱陽馬氏則謂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又以爲聖人之刪詩其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

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考而不欲臆說者也序之有功於三百五篇如此晦菴朱子欲以鑿空之見廢之終不可得也後人結集文章例必有序蓋本於大小序之義而呂伯恭謂序文籍者當序作者之意夫苟不能通知作者之意則不如其勿作爾矣翰林檢討唐先生在世祖朝以史官抗疏言事罷歸其言直斥臺諫之非分別白黑言人之所不敢言當時以為好名者有之以為出位者有之然國家事臺諫不言則侍從言之古者諫無專官庶人傳語百工執藝事而

況於文學侍從之臣乎先生罷歸四十年鍵戶讀書不以身之放廢而忘君父於凡國計民瘼利害休戚皆借箸而籌之又究極朱陸同異之辨苟及二氏之說皆務窮其波瀾而詳其指歸扁舟襍被攬奇勝於吳越章貢之間者數年而後歸息乎般水之陽蓋先生之胸中浩浩然落落然如雲之行於太空如風之行於江海入世世出隨所遇而發之而未嘗有所執也故其文近於蒙莊而其詩近於東坡讀者欲以拘墟之見尺寸而測之失其意矣予家與先生阡陌相接辱先生知交最深自

三子
卷一
謂能通知作者之意故定先生集竟而述之編首以竊附於詩之大小序焉

西堂全集序

吳郡名勝有滄浪亭焉圖經以爲吳越時廣陵王之池館也宋慶曆間蘇校理子美得之始構亭北碕自爲之記以爲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歐陽子爲賦詩曰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於是滄浪亭之勝甲吳中矣夫滄浪衣帶水視三江五湖不啻躡涔吳中號多名山水卒亡有出其右者豈非以人重歟然子美蜀人仕宦不得志扁舟

南遊買水石於此聊以寄其幽憂侏脩無聊不平
之思使其復用於世固未必能終老此亭其後爲
湖州長史年甫四十以卒計其居此亭亦不過數
年耳所云小舟幅巾魚鳥共適者固未嘗終有之
也今翰林檢討梅菴尤先生家滄浪之濱所謂高
林翠阜紅蕖綠浪不出跬步而盡收之几席之間
其自翰林休沐而歸也日偃仰乎水哉之軒揖青
之閣寢食遊息以得有此亭者蓋七十餘年矣子
美歌詩豪邁橫絕古文與穆修齊名竟以酒食細
故放廢至於沒齒生當慶曆之盛曾不獲一日自

效其長於館閣先生早以文章受知世祖皇帝
晚入史局又以文章受知今上兩朝榮遇尤
非子美所敢望然則滄浪之以子美重者今不以
悔菴而益重歟先生古文歌詩如萬斛泉隨地湧
出世出世間辯才無礙要爲稱其心之所欲言昔
雲門說法如雲雨殊不喜人記錄見即訶曰汝口
不用反記吾語異日裨販我耶近今作者其能不
爲裨販者誰歟如吾悔菴與雲門相視而笑可也

芝廬集序

芝廬先生刻其詩若干卷旣成自江南寓書命給

事君屬予爲序予抗塵走俗且多幽憂之疾久之
未有以報也一日秋雨中給事自攜所作雜畫八
幀過余因極論畫理久之大略以爲畫家自董巨
以來謂之南宗亦如禪教之有南宗云得其傳者
元人四家而倪黃爲之冠明二百七十年擅名者
唐沈諸人稱具體而董尚書爲之冠非是則旁門
魔外而已又曰凡爲畫者始貴能入繼貴能出要
以沈著痛快爲極致予難之曰吾子於元推雲林
於明推文敏彼二家者畫家所謂逸品也所云沈
著痛快者安在給事笑曰否否見以爲古澹閒遠

而中實沈著痛快此非流俗所能知也予聞給事
之論嗒然而思渙然而興謂之曰子之論畫也至
矣雖然非獨畫也古今風騷流別之道固不越此
請因子言而引伸之可乎唐宋以還自右丞以逮
華原營丘洪谷河陽之流其詩之陶謝沈宋射洪
李杜乎董巨其開元之王孟高岑乎降而倪黃四
家以逮近世董尚書其大曆元和乎非是則苟出
其詩家之有嫡子正宗乎入之出之其詩家之捨
筏登岸乎沈著痛快非惟李杜昌黎有之乃陶謝
王孟而下莫不有之子之論論畫也而通於詩詩

也而幾於道矣子之家先生方屬子論次其詩請
即以此言爲之序不亦可乎且子之家世自文肅
太史兩公以德業文章見重隆萬兩朝太常公風
流弘長歸然爲江左文獻尤擅場六法寸縑尺素
流傳海外世之論者以比黃公望而年壽亦如之
此非煙雲供養不能先生幼聞過庭之訓耳濡目
染無非教也其詩之工也不亦宜乎遂書其語復
於先生然終無加於給事之論也

澹遠堂詩集序

昔韓退之序荆潭倡和詩謂文章之作恒發於羈

旅草野若王公貴人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誠如是則古今之著書修辭以自見於後世者宜皆出於遯世離俗巖棲谷隱者之所爲而公卿大夫皆不可與於是事也審矣抑古之著書修辭以自見於後世者或同時焉或異世焉未有無所託以傳者也然其所託者必其生平之交相切磋以文章觀摩以道義而深知其故者也夫惟深知其故則其言之也必加詳若夫生同時矣而相睽在數千里之外無傾蓋之遇杯酒之歡而謂夫夫也必能知我者也必能深知其故而爲吾代言之使

吾著書修辭之意不泯泯於後世者也舉世之人
必且目笑之而當之者亦且卻顧而自疑矣又橫
徐先生年七十矣生於甌粵去齊魯之郊五千里
足未嘗至乎京師生平無公卿之遊冠蓋之交一
旦橐其詩數百篇介司寇鄭公以請序於予且謂
能已知者莫如予何其信予之深至是哉旣而誦
其詩如春日田家楊叟山居諸篇喟然歎曰是今
之靖節也已又徵諸司寇稔其出處之槩不慕榮
利簞瓢晏如擬諸靖節殆無愧焉者乃私自喜以
爲能知先生果莫予若也以先生信予之深其亦

言子
可以無負矣乎而其言之能傳先生與否則非子
之所敢知也閩嶠以南文章之士伏處草野者何
限而先生願獨有取於子若以爲可與於是事者
則予庶幾道於退之之誚也夫

誠齋詩集序

吾友盛侍御珍示經明行修海內推爲通儒長德
其生平於師友之際尤纏綿篤摯多非世俗所可
及者當明之季朝政不綱清議在野而婁江張吉
士西銘雲間夏吏部瑗公尤爲東南士論所歸時
侍御年甚少已及二君之門未幾明社旣屋二君

先後死而瑗公又死於亂馬鬣未封後裔湮滅時
易勢移異時門生故人無復有過而問者侍御拊
膺太息曰昔者先賢端木氏之言曰請喪夫子若
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公西氏爲志焉備三代之
禮載在禮經皆可考據後死者敢多讓乎於是之
海上以身爲志大葬瑗公一遵古禮遠近稱之其
獨行大槩類此吾嘗讀范曄書漢儒之於其師最
重鍾興當建武時以春秋教授太子及諸王以功
當封興不敢受爵曰臣師丁恭帝於是爲封恭而
興卒固讓不受孟喜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

上聞喜改師法竟不用也至於死生患難之際或
過家不宿或髡剔自繫詣闕上書往往而然蓋其
時上以風厲其下下以名節相高率出於是故自
洙泗而後言師友者惟東漢猶爲近古而古道之
不行於今日亦已久矣侍御顧奮起千載之後爲
之於舉世不爲之時豈不難哉豈不難哉侍御遂
於經術尤熟史事晚爲朝廷執法之官將有所表
見一蹶不振浩然歸卧乎笠澤之濱彈琴賦詩以
泉石自娛若無虧成得喪之介其中者今集中遂
初山中諸篇什具在可考而知也予順治末官江

南於侍御有一日之知三十年來侍御事予無異
其事婁江雲間也故感而書之以爲集序且以爲
世勸焉

浮園詩集序

竟陵古三澁地楚澤國也城夾兩湖曰西湖者中
有西塔寺陸鴻漸故蹟在焉唐人詩所云不獨支
公住曾經陸羽居者是也東湖煙水相接空明浩
淼之觀不減西湖然數百年來西湖之名常在學
士大夫之口而東湖獨寥落無聞豈非以鴻漸之
故歟旣閑吳先生家東湖行履高潔超然自遠於

流俗與鴻漸相望千載之上至所爲歌詩數十百篇則鴻漸所未有也於是數十年來東湖之名與西湖並爲學士大夫口實豈非山水以人爲輕重而其顯晦亦自有時歟常考鴻漸生平雖育於竟陵積公大師而終隱茗溪之濱與顏文忠公釋皎然輩爲友其在竟陵獨負書火門山鄒夫子墅崔禮部國輔出守竟陵與之遊處三載贈以白驢馬韜文槐書函傳爲故事而他無聞焉是後踪迹皆在吳興與竟陵不復相涉而先生終身隱居東湖之上其烟波晴雨水鳥樹林漁歌樵唱之變態自

少壯及衰老日耳而目之當其會心則以五七字
寫之此亦東湖之幸而西湖之不幸也吾觀陸文
學自傳在吳興日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
談讌永日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
木手弄流水行事大約與先生相類使其並世而
生則與龐德公司馬德操之居漢陰望衡對宇泛
舟褰裳者何以異而惜其生不同時也顧吾又聞
先生父白雪公嘗守吳興得一石於郡齋地中鐫
玉筍二字特奇古識者以爲元豐舊物去官蕭然
唯攜是石以歸吳興人至今美其風操以擬子瞻

此又先生家世故事與吳興清遠相映發者故并著之以見先生出處與鴻漸異而同者又如此昔先生年七十嘗寓書湘潭王教授徵予與施侍讀詩爲贈戒勿泛及先生沒予鼎彥刻其遺集遠涉三千里乞余序之亦先生遺意也故略爲序述以慰鼎彥且慰先生於地下云爾

野香亭集序

李編修丹壑刻其詩集旣成而問序於予丹壑爲相國容齋先生嗣君憶康熙丙午丁未間予在京師與先生及說巖公駢茗文曰緝諸君子爲文酒

之會公餘閒暇輒相與過從談笑上下其論議詩
篇酬倡無虛日後二年而余奉使江淮先生亦請
急以去中間各以事故相契闊至乙卯復會於京
師而舊遊大半散去每酒場吟地低徊再四因是
與先生情好尤親方是時丹壑年纔八九歲予固
未知之也嘗與今吏部尚書陳公前禮部尚書文
敏葉公飲先生卧遊堂中酒酣先生從容爲予言
吾有子誦君綠楊城郭是揚州之句頗知愛慕願
一出謁予殊驚訝急呼相見則丹壑年方髫髻風
神瑩徹吐納間雅進止盤辟甚有禮而可觀也因

舉左傳國語及史記秦本紀雜叩之隨問酬答如
翻水共驚歎以爲聖童自是予每遇客必與言容
齋有才子後四年丹壑舉京兆又明年成進士選
入翰林讀中秘書年最少才名益起文章詞賦儷
於古之作者而於詩爲尤工予每覽前代學問源
流之故如徐士秀蘇昌容父子並以文采著聞當
世後先輝映以爲美談竊怪天之生才萃於一門
而不知其精討錙銖覆量尺寸門庭以內薰陶融
液以成其材非偶然者也先生之詩鴻博絕麗有
牢籠百家類萃萬物之槩丹壑承其家學少變而

爲清新綿婉其旨溫以厚其音和以雅其辭麗以
則讀之者循環反覆不能自休是豈獨天分之優
蓋亦其源流之有自歟予老矣讀丹壑之詩追憶
二十年前友朋晨夕之樂升沈存歿凡幾變更今
官京師者獨予與陳公及先生三人在耳歲月不
居嘗有歐公顧我蹉跎之歎而獨喜吾容齋之有
子能振大其家聲年方富而才之將日進而未有
底也因書之簡首

梅氏詩略序

予嘗觀唐末五代詩人之作卑下嵬瑣不復自振

非惟無開元元和作者豪放之格至神韻興象之妙以視陳隋之季蓋百不及一焉宋興以文治變衰亂之俗其始沿楊劉之習者尚數十年而歐梅始出二公既相友善而詩亦齊名當世顧永叔之於聖俞獨推尊之如古人其評聖俞之詩以爲清麗間肆涵演深遠使得見於朝廷宜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其推之可謂至矣同時趙康靖公亦嘗列言於朝謂當使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而韓獻肅疏言禘祭太廟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

某爲宜蓋當慶曆嘉祐極盛之時聖俞之詩其貴
重於世如此世人但習謂歐陽子之言足以重聖
俞而不知聖俞當日雖浮湛下僚能使公卿知之
外足知之特相知之深莫如歐陽而非歐陽子之
言之足以重聖俞也又幾百年風會遞遷淫哇雜
作聖俞之詩譬如雅琴古澹不諧里耳而宛陵諸
梅獨能繼風雅之緒守高曾之矩迄於今聖俞遠
矣而其流風餘韻猶髣髴遇之於高山流水之間
者非賢子孫而能若是乎有明自禹金而下風雅
益興新安潘之恒論梅氏之詩謂禹金宏博季豹

高古子馬俊逸其在今日則淵公杓司耦長子翔
定九素五之數子者吾皆得友其人誦其詩矣雖
才具不必同要之皆有聖俞之風能不墜其家學
者也昔江左諸王七葉之中人人有集謝氏蘭玉
集自太傅而下凡十有六人以視梅氏又多乎哉
於是瞿山輯梅氏詩旣成而予爲序述之若曰此
非梅氏一家之書凡承學者皆當聞風而興起云
爾

梅厓詩意序

往予在郎署識上海葉忠節公恂恂自下如列子

所稱貌姑射神人形若處子及爲歌詩則沈鬱頓挫其歸自贛石也出其圍城詩百篇音節尤近子美前後出塞乃別去未幾而忠節伏節武昌予手其遺詩歎息泣下自以爲知忠節不盡而流俗薄文士動藉口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其非公言諒矣李君協萬自翰林出爲儀曹孤潔自好所與遊祇吾輩數人尤與忠節交莫逆嘗合撰其詩刻之世稱葉李比於唐王子孟錢郎之流予再入京師往時遊好幾盡獨君以罷官歸僦居委巷一畝之宮藥欄花塢曲折幽翳入其室插架萬軸州次部居甲

乙秩然素琴香茗相對終日吐納無一俗語若人世榮辱得喪一無足芥其中者夫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況知己如君者乎君出其鎮陽及間居數年之詩俾予論次竊謂詩以言志古之作者如陶靖節謝康樂王右丞杜工部韋蘇州之屬其詩具在嘗試以平生出處考之莫不各肖其爲人君濯濯之姿子子之操固已清真跨俗其在鎮陽有大猾犯法行千金冀免刑杖君峻卻之卒杖遣如律鎮陽人至今稱道弗絕予友豫章丁弘誨有詩名晚令獲鹿君遇之異常格旣罷官不能歸

君延致官閣相與酬和如布衣交又爲治裝趣行
君行事率以古人自期世之人或竊怪而非笑之
君弗顧也京口居江海之會其山川清遠而雄麗
君生長其地少讀書招隱鶴林兩山間慕戴顓米
芾之風欲尚友於千載其詩旣得江山之助而孤
情絕照與世殊絕有知味於酸醎之外者自能辨
之固非予言所能軒輊也予故樂爲之序以傳撫
卷慨然又歎忠節之不及見也

晴川集序

三百篇旣亡而楚詞興楚詞不競而古詩作故學

士大夫將自兩漢以溯風雅之濫觴舍楚詞其道無由宋晁无咎朱元晦所輯錄自淮南小山而下其聲類楚者咸采摭不遺而東坡山谷教人作詩之法亦惟曰熟讀三百篇楚詞曲折盡在是矣晁朱二家之書豈非竊取坡谷之意而爲之者歟然雲林黃氏又言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評蹇紛佗僚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芷荃葍蕙若蘋蘅者楚物也蓋伯思之說云爾而余不謂然何也善學古人

者學其神理不善學者學其衣冠語言涕唾而已矣今必歷楚地寫楚物強倣楚語以擬楚聲夫而後得謂之楚詞庸有是乎馮子大木以中書舍人典試於楚賦詩百餘篇其詞甚麗蓋真能得三百篇洎屈宋唐景之曲折者而身之所歷又皆沅湘江澧修門夏首之地所名者又皆蘭芷荃葍蕙若蘋蘩之物其天才超逸類多頓挫悲壯有九歌九辯之遺風於是讀者交歎慕以爲是真楚詞也予顧以爲馮子之於楚詞自少已窮其曲折即不歷楚地名楚物其善學古人者自在也而其南浮江

三才學
湘東過夏首得以流連唱歎攬香草像嘉木思公
子懷美人則天所以昌其文以與江漢洞庭內方
大別共爲南國之紀楚之利也而馮子固不必以
楚聲爲工者也使起東坡山谷无咎元晦諸先生
而質之其必有取爾矣

半部集序

陳履常論文曰古文有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
爲下是說也古今之所不易也而吾不敢以爲學
者之槩括何也說有高遠而難行者聽其言則善
從而學之如適乎廣莫之野泛乎濶濶之津而不

知所歸宿奚有當哉故論文者近取諸唐宋而已
矣唐之古文始於富嘉謩吳少微而不傳李華蕭
穎士繼之亦不甚傳故唐之文斷自退之宋之古
文始於柳開穆修鄭條條無傳柳穆之集具在雖
傳矣而不足以傳故宋之文斷自永叔湜翱曾蘇
已下羽翼而發皇之唐宋之文遂繼西漢而上追
三代佐佑六經綜而論之唐之文氣勁而節短其
失也嵬瑣而詭僻宋之文氣舒而節長其失也嘽
緩而俗下元明作者大抵祖宋祧唐萬吻雷同卒
歸率易如圭峰後渠浚谷輩稍能自異者四三人

而已故今之學者爲古文必宋宋必歐陽吾皆無
取焉惡其同也本之乎六經斟酌乎唐宋勁而不
詭舒而不俗可以傳矣然吾求之數十年而未之
見翰林孔目張君杞園與吾弱冠定交青州餘三
十年而不變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君實有之
君博雅好古能鑒別書畫鼎彝之屬精金石篆刻
閒歲出遊吳越不通鈴下與高士名僧解后山水
間觴詠以爲樂旣而購書千百卷果然以歸君之
人若此其爲文亦如之所謂勁而不詭舒而不俗
向求之數十年而未見者乃近於君遇之哉古書

目錄創於七略六略旬勛易爲四部李充謝靈運沿之亦曰四部任昉曰五部部之名本諸此顧以名已之文章則始於弇州有侈辭焉君名其文章曰半部豈其中歆然有未足乎久與君別書此以問之

辛未科會試錄後序

皇上御極之三十年歲次辛未集天下鄉貢士而試之南宮特命侍郎臣士禎暨侍郎臣光地貳大學士臣玉書尚書臣廷敬往典試事臣以輕材末學受皇上特達之知曩自庶僚拔置侍從旋

掌成均游貳宮尹伏處田間五載庚午趨朝遽
有南臺之命甫半載遂叨佐樞國史經筵諸
鉅典臣皆以庸劣濫竽其間臣何人斯屢邀異
數拊心自愧報稱未由茲掄材重任復使臣預三
臣之後聞命戰慄若履淵冰既又維皇上簡命
臣等之意非徒以文章而已蓋士風之關於風俗
人心非眇小也國家建學造士原以備公卿大
夫百職事之選昔人謂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
之況以不正進者乎使士子徒知科名之足重而
不知所以重科名苟可以進身者無所不至則其

始進已不知砥行誼勵廉隅重富貴而輕名節又
安望其後之皜然不滓卓爾爲一代名臣而裨益
於國是民生哉我 皇上久道化成崇正學重儒
術尊禮 至聖表章先儒文命誕敷聲教肆訖海
隅日出莫不蒸蒸向風天下魁閎通博殊尤秀異
之才拔茅連茹萃而上升人文之盛固已軼元明
駕唐宋然而文章枝葉也行誼廉隅本根也譬諸
木然本之弗殖於枝葉乎何有如或一二千祿嗜
進之徒雜出其間有司不加審慎俾得售其巧而
滋其僞浮競一開士風日下其流將不知所屆而

言字九
卷之九
爲人心風俗之憂且夫制藝之體雖與古文異要
皆以闡明先聖之道其爲文也根極乎性命原本
乎道德經緯乎古今求之六經以立其體窮之諸
史百家以盡其變所謂根之茂者其實遂仁義之
人其言藹如也若夫支離謬悠以爲奇聱牙詰屈
以爲古骯髒脂韋以詭遇而逢世其爲纖人曲學
又何疑焉臣昔校士西蜀矢公矢慎惟恐得非真
才以辱簡命然一鄉一國不足以盡十五國風
氣之變今合天下之才而使臣等數人衡量而甄
別之臣幸獲藉手以竊附古人推賢進達之義至

於廉頑敦薄實關士風 皇上殷殷委任諸臣之
意至深且厚又何敢不倍加審慎冀得一二戴仁
抱義正直廉退之士以仰副 當宁側席之求乎
於是杜僥倖絕揣摩與諸臣覃精研思擇其文能
宗經理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論直而不回體約
而不蕪文麗而不靡者拔其尤而謹錄之劉勰有
言曰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即其修詞之誠而約略
以觀其學術定其流品庶幾異日當公卿大夫百
職事之任而無負其於 皇上廉頑敦薄之盛心
或稍有當歟乃進多士而告之曰 聖天子雲漢

章天苟招俊乂欲以輔成唐虞三代之治多士居
恒席珍待聘志在廟廊猶慮雕繪詞章拘牽訓詁
而經濟之學或疎玉卮無當其能免乎今而後其
思靖共爾位何者爲先天下利弊何者爲亟治錢
穀者何以使本富治刑獄者何以無冤民風俗何
以厚禮樂何以興爲侍從何以拜颺爲臺諫何以
獻納爲公卿大臣何以凝丞輔弼而助流德化以
至外而督撫監司守令何以各舉其職使無一夫
之不獲俾 朝廷設一官即得一官之用此皆學
古入官所宜急講也蓋 朝廷之所取於士者有

三曰識曰才曰守識不足則不能洞古今明利害
有識無才則空言而不能見諸實用才識具矣而
無守則非義之事不難毀名節以蹈之故必三者
備而後 國家收得士之效記有之曰忠信以待
舉力行以待取又曰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
貴諸士其益勉之夫以一日之文章定夙昔之行
誼以始進行誼之不苟卜將來經濟之無窮臣亦
願與諸士交勉之爾矣於是擇文若干首恭錄以
進臣謹拜手稽首述其言序於末簡

新城縣新誌序

誌者誌一方一郡一邑之故而已然其體實昉於
經史昔大禹旣奠高山大川爰作禹貢首紀山水
次及田賦次及貢篚周禮土訓掌地圖誦訓掌方
志所謂圖志雖不可考見而其見於職方氏掌天
下之圖以周知天下之利害者大要皆本於禹貢
迨司馬氏作史記始變春秋紀年之例創爲列傳
洎禮樂河渠平準諸書班氏又作八志則郊祀食
貨地理溝洫藝文加詳焉今誌家發凡起例蓋本
諸此夫誌一方一郡一邑之故而其原本於經史
如是作者其可苟焉已乎漢唐以來誌屢存者若

適觀厥成皆非偶然爰序述之以告來者

盤山誌序

青溝拙菴大師撰盤山誌閱九寒暑至是書成俾
予序之予卒業三復歎曰古稱贊寧釋氏董狐覺
範僧中遷固若大師者非其人歟天官書言中國
山川東北流尾沒於渤海蓋北戒之山自終南惇
物中條太行蜿蜒芴薄二千餘里跨有幽并二州
之境屏蔽京師控扼九塞而放乎遼西盤山突起
薊門無所附麗單椒蔓壑自擅雄尊海內言名山
者五嶽之外若黃山匡廬天台鴈宕武尼羅浮莪

嶺青城之屬率儺立傲睨莫肯相下盤山片石乃
能與之伯仲甲乙豈無故而然歟自唐文皇駐蹕
茲山遼金諸帝莅止不一迨於 本朝 翠華臨
幸至再 御書 宸藻照耀山谷諸名岳莫敢望
焉田疇報命劉幽州掃地入山寶積受記馬祖普
化贊助臨濟自時厥後尊宿比肩鬱鬱爲禪窟凡此
皆茲山之所獨擅非惟明流秀嶂與他山爭奇勝
已也大師早叅諸方嘗謁南華憩佛日峰住五老
東西二林間最後得法青龍百愚和尚遂卜菟裘
於青溝老焉邈然繼二古德於千載之上機緣契

合非偶然者師嘗歎山誌闕如毅然思創爲之述
稽史傳廣蒐釋典山經海錄靡不漁獵以至豐碑
斷碣名泉怪石芒屨所及悉齎油素籍記之可謂
勤矣至於發凡起例簡而嚴核而有體有史氏之
義焉其書必傳於後而足備名山之掌故無疑也
大師於詩最工夙有清畫靈一之目嘗屬予序而
未暇以爲昔劉賓客論僧詩有之曰因定而得境
故脩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晁伯以嘗
述其言以題黃龍諸老之詩而推本學士大夫之
助以爲靈一學阮謝而又得李華張繼皇甫冉輩

與之遊清晝爲康樂之裔其相從則顏魯公韋蘇
州也予以法味幸交於師而無毫末之助寧無遠
愧諸公哉

韓白蘇陸四家詩選序

予曩倣元裕之作論詩絕句於唐宋諸名家每三
致意焉而唐人詩之多者除李白杜甫外惟退之
樂天爲最而白與甫之詩人之童而讀之習之至
老而不倦其全篇累帙重刊疊笈轉相註述罕有
遺之者是不必更爲摭取矣退之詩可選者多不
可選者少去其不可者甚難樂天詩可選者少不

可選者多存其可者亦難若夫宋人之詩其多可
與韓白並者莫如子瞻務觀子瞻貫析百家及山
經海志釋家道流冥搜集異諸書縱筆驅遣無不
如意如風雨雷霆之驟合砢礪戛擊角而成聲融
然有度其用實處多而用虛處少取其少者爲佳
務觀閒適寫村林茅舍農田耕漁花石琴酒事每
逐月日記寒暑讀其詩如讀其年譜也然中間勃
勃有生氣中原未定夢寐思建功業其真朴處多
雕鏤處少取其多者爲佳凡此四家之詩美而可
傳擇而不易精故全刻者或見之而撮其精英者

蓋未嘗聞善本也余子柏巖僑居廣陵庚寅冬予弟幔亭及次兒沔過廣陵與柏巖交如平生歡出其所業四家詩付梓人工將竣即以其書寄予而求予言以是知柏巖年少天姿高能讀書工吟詠眼光獨窺古人堂奧其去韓之不可而存白之可者與夫取蘇之少取陸之多者切與予心有契合焉予思數十年前爲揚州李官其時修復歐陽文忠公平山堂落成四方名流駢集茲土相與謳吟倡和極一時文章山水之盛至今人豔羨而樂道之間嘗追憶廣陵佳士凡爲予試冠曹偶者後皆

有所成就而文秀之氣日增月異今又聞柏巖好
學能文不誠後起之彥耶問道長安時一過予之
鄉使老人見之猶如昔年與諸名宿相往還提倡
風雅言念及此不覺欣然濡毫而爲之序

和蘇詩二集序

蘇文忠公在惠州和陶詩幾遍其自言曰古之詩
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
則始於東坡又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欲以
晚節師法其萬一也夫以文忠公之爲人卓絕千
古牢籠百代乃獨於淵明惓惓若此不勝其執鞭

欣慕之意者何也及讀潁濱之序謂淵明不肯爲五斗米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辱終不能悛以陷於難乃欲以桑榆之晚景自託於淵明其誰信之始喟然而興曰文忠之和陶也其有悔心與嵇叔夜詩云遠慚柳下近愧孫登文忠之於淵明亦若是焉已矣夫文忠兄弟生當宋慶曆元祐極盛之時仁祖賞其文至謂今日爲子孫得二宰相神宗雖不進用其身官中每歎以爲奇才異時宣仁述之至於泣下古來文人遇合之奇蓋未有如文忠者公即殺身成仁

以報累朝之遇亦其宜也故雖流離顛沛竄逐於
海外瘴癘之鄉至於百折九死而其氣不挫其與
淵明生當晉之末造自以先世宰輔不肯仕他姓
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故潁濱又云子瞻之仕其
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吾謂淵明爲其易而文忠爲
其難淵明之不仕也楚狂接輿荷蓀丈人之類也
文忠之仕也遲遲去魯之類也淵明子瞻易地皆
然未可軒輊乎其間也龍雷岸太史嗜文忠詩有
所抒寫輒取蘇詩次之一而至於再此何爲者耶
豈欲師法其爲人亦如文忠晚節之於淵明者耶

雷岸嘗以文章受主知官禁近十餘載其遇合不減文忠雖左遷郎署猶得爲京朝官需次爲藩臬郡守文忠揚潁杭密諸州之政行次第而出之使世之人知文人負經濟古今一揆然則雷岸之和蘇也其庶可無慚悔矣乎

鬲津草堂詩集序

三十年前予初出交當世名輩見夫稱詩者無一人不爲樂府樂府必漢鏡歌非是者弗屑也無一人不爲古選古選必十九首公讌非是者弗屑也予竊惑之是何能爲漢魏者之多也歷六朝而唐

宋千有餘歲以詩名其家者甚衆豈其才盡不令
若耶是必不然故嘗著論以爲唐有詩不必建安
黃初也元和以後有詩不必神龍開元也北宋有
詩不必李杜高岑也二十年來海內賢知之流矯
枉過正或乃欲祖宋而祧唐至於漢魏樂府古選
之遺音蕩然無復存者江河日下滔滔不返有識
者懼焉田子子益鄒魯之文學而漪亭司寇之介
弟也一日懷其近詩一編質子子亟賞之昔司空
表聖作詩品凡二十四有謂冲澹者曰遇之匪深
即之愈稀有謂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諸鄰有

謂清奇者曰神出古異澹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而子益之詩有之視世之滔滔不返者不可同日而語矣使子益稱詩於三十年之前其不爲雷同擗擗又可知也故喜而書之

蒙木集序

才之不能相兼也自古然矣謝之不能爲陶也顏之不能爲謝也以迨李杜韓孟之徒莫不皆然有人於此能爲陶之古澹又能爲謝之清華能爲謝之初日芙蓉又能爲顏之鏤金錯采不謂之通才得乎歷下自邊李而後風流銷歇近百年未有繼

起而舉其隊緒者予竊疑之海右此亭古濟南名
士多此非子美氏之言乎金輿玉函之山灤源歷
泉之水如空青海綠金膏水碧終古不改所謂濟
南山水天下無者今猶昔也而何人物盛衰頓異
若此丙寅丁卯間予方里居鍾子聖輿與趙子豐
原王子秋史先後來從遊三子之才頡頏上下類
能負然自拔於流俗予甚異之非濟南山水之奇
曠百年一發之而何以有是會予兒涑賦西城別
墅詩十二章和者逾百家而鍾子詩最奇持蠟隋
似孟東野又數年乙亥鍾子來遊京師偶賦豔臺

芍藥詩四章芊綿清麗一時盛傳之又似西崑三十六體噫嘻何其才之兼也李習之曰讀春秋如未嘗有詩讀詩如未嘗有易讀莊周屈原如未嘗有六經故曰創意造言各不相師今鍾子一人之言耳讀西城詩如未嘗有豐臺也讀豐臺詩如未嘗有西城也創意造言在已出者已不肯雷同如是矧其於古人而肯爲勦襲爲苟同乎信乎其才之兼也鍾子爲吾師文子先生之子先生以廉吏著順治中歿二十餘年而鍾子不免爲窶人有才如此廉吏之後勝綺襦紈袴多矣

蜀道驛程記自序

自昔揚一益二并稱天府按古者虞十有二州夏九州揚州之域盡於南海五嶺之地所暨遠矣至漢始別置交州部而梁州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以今日輿地考之漢中興安屬秦則雍州南境也鄭房屬楚則荊州西北境也所統不及揚什一而揚益甲乙相次亾軒輊者則其山川之奇人物之美物產財用之饒蓋可知矣漢唐以來志於常氏賦於左氏傳於陳氏句氏記於譙氏韋氏圖於宋氏詩於杜氏後有作者可以橐筆而退矣至述征

之作則韋莊李用和輩不甚著於世而陸游之書
獨傳予以康熙壬子有成都之役往來五閱月賦
詩三百餘篇世多有其本又所記驛程二卷置篋
中漫不省錄忽忽二十年往矣屬門人盛御史符
升爲予刻粵行三志因憶前事從蛛絲鼠齧之餘
譯而存之其間考古述今亦有足觀者不忍棄也
蓋蜀自獻賊之亂城郭爲墟井邑非故自李王子孟
明以來割據代有而文物掃地極於今日雖以
聖朝休養生聚迄五十年而未能復其故也陸氏
之記記其盛予之記記其衰後有攬者參互考之

可以觀世變云

池北偶談自序

予所居先人之敝廬西爲小圃有池焉老屋數椽
在其北予宦遊三十餘年無長物惟書數千卷度
置其中輒取樂天池北書庫之名名之池上有亭
形類畫舫曰石帆者予暇日與客坐其中竹樹颯
然池水清澈可見毛髮游儵浮沈往來於寒鑑之
中顧而樂之則相與論文章流別晰經史疑義至
於國家之典故歷代之沿革名臣大儒之嘉言懿
行時亦及焉或酒闌月墮間舉神仙鬼怪之事以

資盟喙旁逮書畫游藝之末亦所不遺兒輩從旁
記錄日月既多遂成卷軸因憶二十年來官京師
所聞見於公卿士大夫之間者非甚不暇未嘗不
筆之方策散在篋中未遑編刻一日乃出鼠蠹之
餘盡付兒輩總次第爲一書略區其條目曰談故
曰談獻曰談藝曰談異其無所附麗者稍稍以類
相從凡二十六卷藏之家塾示吾子孫大之可以
畜德小亦可以多識博奕猶賢嘗聞諸聖人之言
矣

居易錄自序

古書目錄經史子集外厥有說部蓋子之屬也莊
列諸書實爲洞冥搜神之祖亦史之屬也左傳史
漢所紀述識小者鈎纂翦截其足以廣異聞者亦
多矣劉歆西京雜記二萬許言葛稚川以爲漢書
所不取故知說者史之別也唐四庫書乙部史之
類十三有故事雜傳記丙部子之類十七有小說
家此例之較然者也六朝以來代有之尤莫盛於
唐宋唐人好爲浮誕豔異之說宋人則詳於朝章
國故前言往行史家往往取衷焉如汝陰王氏揮
塵三錄河南邵氏前後聞見錄之屬是也予自東

髮好讀史傳芻及說部聞有古本爲類家所不及
收者必展轉借錄二十年來官京師每從士大夫
間有所見聞私輒掌記芟其繁複尚可三十卷目
曰池北紀談南海之役裒道路見聞別爲皇華紀
聞六卷康熙己巳歲杪重入京師時冬不雪其明
年春夏不雨米價踊貴天子憂勞爲罷元正朝
賀遣大臣分賑畿南北命大司徒禱雨泰山予
備員卿貳時惴惴有尸素之懼在公之暇結習未
忘有所見聞時復筆記歲月旣積得數百條釐爲
二十卷憶顧况語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因取以名

之子仕官三十年居易俟命鈍拙無似而顧以此受知主上則首陽柳下又未知孰爲工拙也取以名書亦以見志云爾

國朝謚法考自序

本朝有天下逾五十年祖德宗功尊名當實所謂南郊稱天以謚之藏在金匱顯融無極自勅業以來諸王公將相攀鱗附翼而起家有行狀國有傳史而朝廷飾終之典莫重於謚顧五十年來未有成書以備掌故館閣之祕世又無從而窺焉士禎昔備員史局以爲國之大典不可以無述

私用掌記勒爲一書書成序之曰謚始於周周禮
春官之屬小喪賜謚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誅
漢唐而下皆循其制而間有損益漢制雜見於白
虎通獨斷諸書唐宋則太常博士議之考功覆定
而後上之明制大臣之喪禮部以謚請既報可則
內閣以三謚列上而人主自擇之 本朝率沿明
之舊此其大略也然而古今有不能盡同者士冠
禮曰生無爵死無謚唐則養德丘園聲實名著者
得謚先生宋林逋徐積蔡沈元韓性杜英許謙胡
炳文諸人皆以隱逸特謚前明官必三品例始得

謚自餘翰林有講幄舊勞者死建言死封疆死王
事者亦得予謚而其他不與焉至丘園之得謚者
鮮矣此其不同一也古者謚具美惡所以寓褒貶
示勸戒而其後則有美而無惡此其不同二也古
謚有六家蘇洵芟其重複凡所取者一百六十八
謚鄭樵又增損之爲上謚百三十一中謚十四下
謚六十五迄於明代所存者僅六十八謚今則又
減於前此其不同三也明制翰林官始得謚文然
有不翰林而謚文者劉王二文成是也翰林而不
謚文者劉忠愍球是也一代之制異同如此 本

朝則閣臣雖不由翰林皆得謚文此其不同四也
婦人古有謚自戚里外如虞潭母孫之謚定李思
齊妾鄭之謚貞烈皆有瑰瑋之行而其後乃僅以
爲阿保恩澤之私此其不同五也又有疑者郊特
牲曰死而謚之而春秋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
析朱成曰成子生而謚之又何說也大戴禮曰大
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春秋之世乃有以作亂被
誅而得上謚如崔武子欒懷子又何說也宋歐陽
修卒議欲謚文以配韓愈常秩有私憾於修增一
字爲文忠議者謂必留此以待安石已而果然太

常初擬朱熹謚文正考功劉彌正謂熹當繼唐韓愈宜特謚文詔從之厥後周程張呂諸儒謚皆一字此以一字爲貴也京鏜謚文穆其子請避家諱改謚文忠言者謂楊億鉅儒旣謚文議者欲加忠竟不與加一字尚不可况二字極美乎此以二字爲貴也明制謚親王一字郡王二字此又以少爲貴也世宗惑道教邵陶二真人濫及四字此又以多爲貴也又何說也此予所積疑於中而不得其說者并附著之至本朝賜謚尤在獎忠義以風有位世祖定鼎之初卽下所司定勝國甲申諸

臣之謚康熙中監司殉難若葉映榴之謚忠節陳啟泰陳丹赤之謚忠毅皆非常典所以教忠者至矣百世而下猶必有觀感而興起者也

西城別墅記

西城別墅者先曾三王父司徒府君西園之一隅也初萬曆中府君以戶部左侍郎乞歸養經始此園於里第之西南歲久廢爲人居唯西南一隅小山尚存山上有亭曰石帆其下有洞曰小善卷前有池曰春草池池南有大石橫卧曰石丈山北有小閣曰半偈閣東北有樓五間高明洞豁坐見長

白諸峰前有雙松甚古曰高明樓樓與亭皆燬於
壬午之亂唯松在焉康熙甲子予以少詹事兼翰
林侍講學士奉命祭告南海之神將謀乞歸侍
養祭酒府君兒凍念予歸無偃息之所因稍葺所
謂石帆亭者覆以茅茨牕檻皆仍其舊西尻而東
首南置三石儺立曰三峰亭後增軒三楹曰樵唱
直半偈閣之東偏由山之西修廊繚紹以達於軒
閣由山之東有石坡陀出亭之前左右奔峭嘉樹
蔭之曰小華子岡岡北石磴下屬於軒閣其東南
皆竹也南有石磴與洞相直洞之右以竹爲籬至

於池南籬東一徑出竹中以屬於磴曰竹徑其南
限重關內外皆竹榜茂林修竹四大字岌岌飛動
臨邑邢太僕書也樓既久燬葺之則力有不能將
於松下結茅三楹名之曰雙松書塢西園故址盡
於此出 宸翰堂之西有軒南向左右佳木修竹
軒後有太湖巨石玲瓏穿漏曰大椿軒軒南室三
楹迴廊引之曰綠蘿書屋其上方廣可以眺遠曰
嘯臺薜荔下垂作虬龍拏攫之狀百餘年物也是
爲西城別墅予嘗讀李文叔洛陽名園記周公謹
所記吳興園圃水石亭館之勝甲於通都未幾已

為樵蘇芻牧之所而先人不腆敝廬飽歷兵燹猶
得厪存數椽於劫灰之後豈非有天幸歟余以不
才被主知承乏臺長未能旦夕歸憩於此聊書
其顛委以為之記示吾子孫俾勿忘祖宗堂構之
意云或笑之曰是蕞爾者何以記為余曰非然也
釋氏書言維摩詰方丈地能容三萬二千師子座
第三禪遍淨天上六十人共坐一鍼頭聽法能作
如是觀安在吾廬之儉於洛陽吳興乎因并書之

世帶經堂集卷六十五